

# 人生几何

曹操诗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青春有限，人生有限。志存高远，岁月岂可蹉跎……

纪实性散文集

唐流德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 人生几何

曹操诗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青春有限，人生有限。志存高远，岁月岂可蹉跎……

散文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王光烈  
**封面设计** 曹琼德  
**版式设计** 钱 治

- **人生几何**
- 唐流德 著
-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 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印刷
- 850×1168mm 1/32 11.31 印张
- 1995 年 1 月第一版 1995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 **字数:244 千字**
- **印数:(精)0001—1000**
- **ISBN7—221—03730—2/I·729(精)**
- **定价:15.00 元**

“哀哀以文財”

相于書》讀解主野鮮加張，丁羊八十青登日歸燕只人財  
依拳村射書，筆文書財「文箱，煙新券紫土研好書都益發，《升  
城系非奇文各的踏舞融以發歸燕，相“會語宮儀”案并凶當正  
。3151的射簡丁不留零大丘，案并立十幾的會爭燕出了射燕射  
出善善五并翠出相其，射工并燕出另人快費了既歸燕燕來京  
燕和的界羊文財，射工并立了已發動歸燕，《并丛羊文財燕》題  
。丁案更動

的余业計型直一，余女并工舞識的介樂奇，的奇位景歸燕  
里于掌本支。好會并的羊文羊青國全次三策 序 曾曲。并  
文雅景五，的殊51派《財財歸文 寄寄彭山和和加。的白深》的  
。再站拍平檢及味做次表升的必會

# 序

里《可几主人》。的射突51景冬大，代支想教創品并的歸燕  
增大千隨良守野以可的燕，射人 何 十丁三，章文歸六十青共  
書以可的燕否庭，于部拍文婚并 士 桑玄拍去歸燕，射燕拍文  
光 的歸燕財景楓突，來出  
料燕，歸其其代家原的出野野田，案校并里代射人燕普以  
。燕燕美审的考出燕燕歸燕景來香，則基代射富斯拍歸燕燕京  
，拍文燕青景雅，來血拍拍日代美味要真以財一，然燕末燕  
。即其張巨編籍，並拍歸燕會籍  
。案大案歸燕品并的財更支更青歸燕照

**流** 德兄的《人生几何》即将付梓，要我为之写序，我不能不  
恭而为之。这当然不是要对流德的作品作什么评估，流  
德的作品的水准自有他的作品为凭。我现在写这些话，  
也仍然是以文会友的意思。

三年前，流德邀我参加了他的生日晚宴。那时他刚好四十  
岁。正所谓“四十而不惑”。他只邀了很少几位朋友参加那次  
晚宴，让人深感他的厚意。听说那一段时间他的心境不大好。  
过后不久，我还在一个夜晚，去他家看望过他，亦所谓“投我以

木桃，报之以琼瑶”。

我认识流德已经有七八年了，那时候他主编着《青年时代》，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省作协举办五省区作家“龙宫笔会”时，流德还以编辑部的名义在花溪热情款待了出席笔会的数十位作家，让大家留下了愉快的记忆。后来流德调到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工作，其时出版社正筹备出版《贵州文学丛书》，流德便参与了这件工作，同文学界的联系便更多了。

流德是勤奋的，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之余，一直坚持业余创作。他曾出席过第三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这本集子里的《彩色的溪流》和《山道弯弯 文情切切》所记叙的，正是那次会议的代表龙潜和赵剑平的故事。

流德的作品除诗歌之外，大多是纪实性的。《人生几何》里共有十九篇文章，写了十九个人物，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于大散文的范畴。流德走的这条纪实性散文的路子，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来，实则是很宽阔的。

以普通人作为写作对象，用哲理化的思考为其灵魂，选择充满激情的语言作为基调，看来是流德孜孜追求的审美意蕴。那末当然了，一切以真理和美为目的的追求，都是有意义的，都会得到印证，都能引起共鸣。

愿流德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

1994·12·9

# 目录

序 ..... 何士光(1)

光明之路 ..... (1)

“寓言大王”的故事 ..... (17)

“冒险家”的足迹 .....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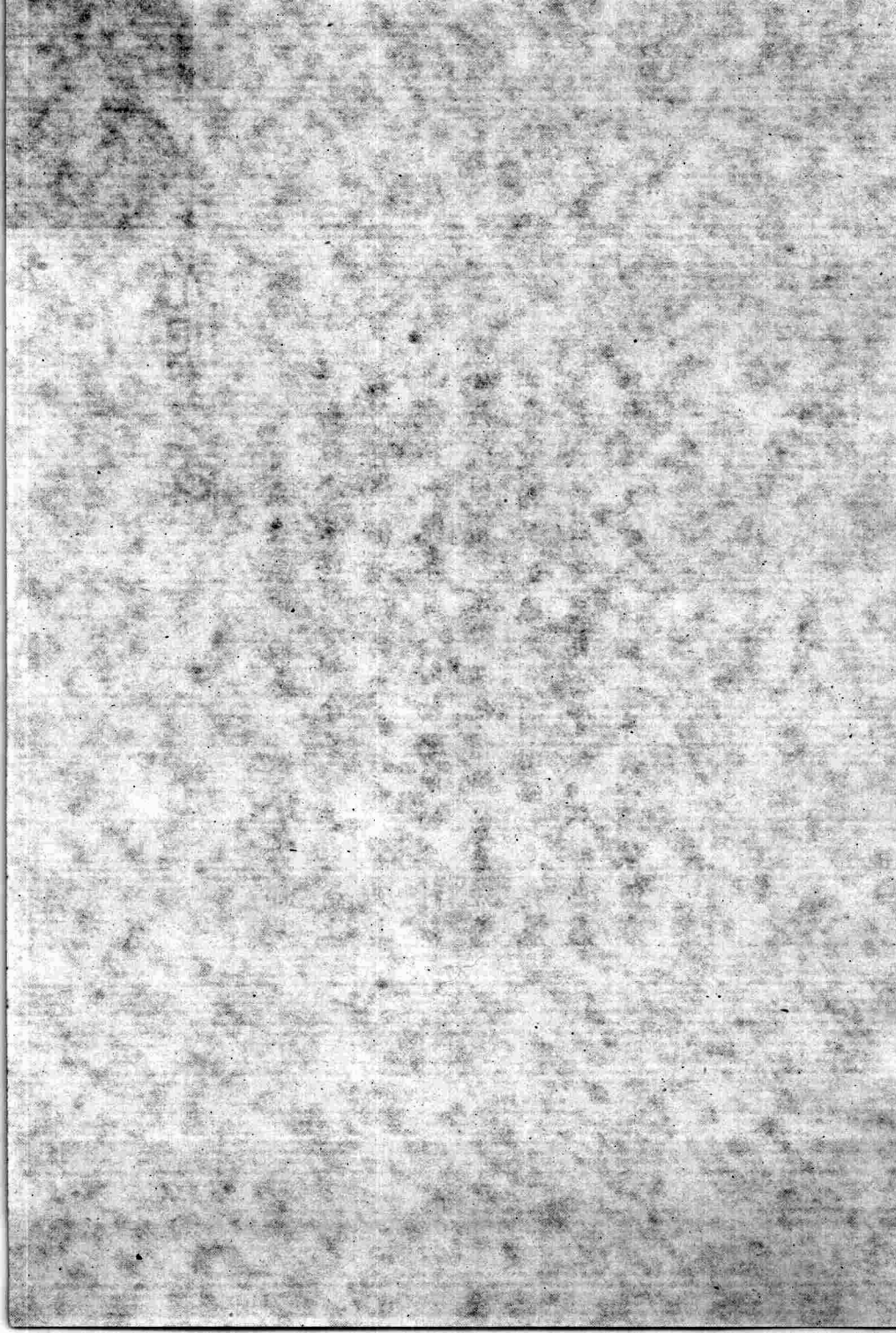
探索者 ..... (47)

飞扬的琴声 .....	(71)
烛光曲 .....	(89)
河水向东流 .....	(107)
命运的曲线 .....	(129)
魂系青山 .....	(153)
国酒厂的年轻人 .....	(171)
文联主席“寂寞的爱” .....	(183)
“思辨之树”也常青 .....	(193)
在生活的激流里 .....	(217)
意志的金字塔 .....	(233)
走自己的路 .....	(251)
彩色的溪流 .....	(271)
山道弯弯 文情切切 .....	(289)
“兼并大王”记 .....	(309)
鲁石和他的经营哲学 .....	(315)
跋 .....	(353)

# 光明之路

商品大潮中的每一朵浪花，都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某些看上去很普通很平凡的交易关系，实质上都概括和凝聚着人财物之间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和宗教文化信仰的系统意识及其相关边缘的广阔内涵。要想在它宏大的殿堂里自由穿梭，从那色彩缤纷的天空里摘取一片云霞，谈何容易。





# 光明之路

修文县人大代表，贵州省优秀个体企业家，全国先进个体劳动者李光明，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山野里走出来的积极发展商品经济的优秀代表。他的事迹，他的追求，都透视出社会主义改革时代的神奇风采。他的经历，他的向往，又是那样坎坷和迷人。

——采访手记



1988年10月15日。

座落在贵阳南明河畔的省电视台演播厅，灯光明亮，

#### 4 人生几何

---

异彩纷呈。观众席上，拥挤着各种各样的人们。他们在注视着，议论着……

贵州省个体劳动者“丰采杯”电视演讲大奖赛决赛正在这里举行。

此刻，下午四时三十分。站在讲台上的参赛选手，是修文县久金矿产经营部经理李光明。他那普通的个头，略瘦的身板，华丽的西装，流利的方言，似乎与这庄严的大厅和浓烈的气氛不那么协调。

“1984年冬天以来，我筹资金开办了修文县久金矿产经营部，同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个厂家开展了业务往来，向国家和集体提供运输费200多万元，向四百多户农民提供采矿收入160多万元，帮助乡亲们获得装卸收入20多万元，交纳各种管理费6万多元，交纳税款28万多元……”

李光明平静而缓慢的语言，坚如岩石的数据，象一轮朝阳，那么生动，那么诱人，那么有力，仿佛使整个演播厅的彩灯，都失去了迷人的光泽。几个一直喝着饮料，悠然地敲着鞋掌，冷眼漠视个体户演讲的少男少女，却言不由衷地吐出几个字：“发得真快！”

李光明似乎听到了少男少女们不友好的嘲弄，紧缩了一下本来很舒展的眉头，眼里射出两束炯炯的光芒。细心的记者们明白，这是他走上讲台后的第二次相同而严肃的动作。第一次是他刚走上演讲台时，看着台下几百双眼神，象要穿透他这个农民老板的肺腑一样，不禁打了个寒颤。于是，自然地流露出了这个也许是他生命史上饶有兴味的举动。

看见他又做出这个上场时的动作，评委席上的“主宰”们

好象又再次回味着他那特殊的开场白：

“朋友！当你从高空俯视大地时，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对于我来说，不是高山大海，不是都市原野，而是如钢刀刻在大地上的路。那是我脚下之路，也是我命运之路。”

如果说他的确发了财的话，那么，亲爱的读者，就让我们溯源而上，看看他所走过的这条“发财之路”吧！



这里，是贵州省修文县久长区金桥乡石榴村羊马田村民组。它地处东经 106.36 度至 106.45 度，北纬 16.532 度至 16.587 度，海拔 1330 米，是川黔铁路和川黔公路的一个制高点。

“山高路陡石头多，出了家门就爬坡。”这是贵州高原上广为流传的口头民谣。在羊马田，这不仅是民谣，而且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由于地理位置偏高，历年无霜期只有 258 天，日照时数仅 1254.9 小时，平均温度为 13.2 度，降雨量为 1197.8 毫米，农作物大都以洋芋和包谷为主，南方人喜爱的稻谷，每年则所收无几。

无疑，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居住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村民们，也是心酸而贫困的。奇怪的是他们祖祖辈辈，竟然会恪守在这里，与石头结伴，与荒山为伍，靠着洋芋和包谷，生儿育女，安度穷日子。1935 年初，曾有一支参加长征的红军部队路过这里，看见一些庄户人家全家只有一条裤子穿，发誓要在

## 6 人生几何

---

建立新中国之后，让这里的“干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然而，当日历翻到196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国二十周年之际，从黄浦江边涌来的一群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发现许多人家并非人人都有裤子穿。就连能写出《蹉跎岁月》的作家叶辛，在这里播队上街赶场时，也没有观察到几个农民伯伯身上穿着新衣服。

岁月流逝，命运沧桑。

贫瘠的山野，贫困的生活。

本文的主人公李光明，他就生长在这片“故土”上。



1983年10月，正值高原山乡的金秋时节。万山枫叶红遍，田野一片黄灿灿的金色。村民们正高高兴兴地收获庄稼，高高兴兴地品尝汗滴浇灌的果实。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人们带来了生命的炽热和幸福的喜悦。

这天，省城贵阳南边的乡镇企业局大门外，走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年轻人。他黄里带黑的脸上，闪现出精明人的几分坚毅；眼眶的瞳孔，放射出几束光波，放射出他对生活目标的追求和向往。他似乎很焦急，要不，怎么会见人就边递烟边寻问，而且问得那般真诚和急促，好象每个人都是他所要找的人一样；他似乎又不很焦急，要不，办公楼里的人都下班走光了，他还蹲在大门外，从一个布袋里摸出几个烧熟的冷洋芋，慢慢地啃着，等着……

他，就是李光明。

他到这里来，是要找一位姓陈的经理。陈经理是一位经销矿石的老板。可是，这位陈经理却不大好找。每天清晨，李光明随启明星一道醒来，揉揉眼睛，就开始盼着陈经理；每天傍晚，李光明伴街灯一道闪烁，紧紧裤带，又接着把陈经理等待。就这样，他连续等了十个白天九个夜晚，问过了进进出出的几百个人，也没有找到陈经理。

第十天的晚上，一轮皓月悬在夜空。月光透过街边树枝上的叶缝，稀稀疏疏地洒在李光明那疲惫不堪的身上。他望着茫茫的夜空，摸着已经干瘪的装火烧洋芋的布袋，又摸摸瘪平的肚皮，心中好不凄凉。饥饿昏浊中，他只好靠着水泥墙坐了下去，艰难地熬忍着。煎熬着度日，忍耐着生活；这大概也是中国农民的一种美好的品格吧。眼下，这种品格，在李光明的身上，表现得多么的淋漓尽致。是的，就是此刻，李光明能有半点理由不再忍耐下去吗？没有！他只能这么忍耐着。也许，此情此景，对城里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但对李光明这样一个从山野走来的农民，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苦味。他的头脑里，不时地闪出现三十多年来的一步一步人生经历。

他生于1946年农历10月12日。幼年丧父，母亲拖着姐姐、弟弟和他，在社会的贫困线上挣扎着度日。

由于从小缺少完整的家庭温暖，他十二岁才得以上学读书。又因山区教育落后，他每天从家到学校要走十二里路。但是，就连这每天往返二十四里的求学机会，也因1960年困难时期而中断。

他带着初小未毕业的少年稚气，回到生产队干农活。第一

## 8 人生几何

---

年拿大人工分的三分之一，第二年二分之一，直到1964年，他学会了犁牛、耙田、铲灰、挑牛屎粪等一系列粗重农活，才开始拿全劳力的工分。

但是，在那重视阶级斗争而轻视发展生产的年代，在山区农村，一个全劳力又能怎么样？辛辛苦苦干一年，主粮杂粮汇拢来，只够充饥四个月。所以，他还得挖蕨根、剥树皮、找野菜来维持廉价的体力和低贱的生命。

1968年，他结婚时，还没有能力撑起自己的门户，而是当了上门女婿（这和舆论提倡的男方到女方家去不是一回事）。

接着，他又和千千万万的山区农民一样，卷进了“农业学大寨”的洪流，搞形式混日子不计效果，田土越种越贫瘠，日子越过越贫困。

1980年，联产承包的春风，飘出紫禁城的宫墙，吹拂了平原和山村。他承包了二亩半田和十亩包谷地后，生命的活力才第一次爆发出来。他和家人一起，把一亩半包谷地改成稻田，同时又注意施肥、锄草等工序，这一年，他收入了二千公斤水稻，一千多公斤包谷。他交够公粮后，名副其实地解决了一家人的吃饭问题。

一个山区农家，能解决吃饭问题，自然是了不起的事情。几十年来，这也还是第一次。但是要过日子，光有吃的，还远远不够。一家人要穿衣，孩子要上学，还有煤油盐巴钱等等，每一项都离不开钱。于是，他于1981年报名参加了区乡办的装卸队。凭着身强力壮，多扛快跑，每月能挣几十元钱，添作家庭零用。

然而，好景不长。1983年，由于土地承包经营的成功，农

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一时间，哪里有门路可供他们选择？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大批地涌进装卸队。人多粥少，各种矛盾产生了。自幼让人三分的李光明，主动放弃了装卸队的工作。虽然此时，他已经在装卸队里混上了记工员的好差事，既同装卸队的人熟悉，又同来拉运货物的买主和司机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怎么办？李光明寻思着，苦想着……

离他居住地三十公里的扎佐六屯（又名疙都堡洞门前）一带，盛产重晶石等矿石，很多农民都捡来卖给县矿业公司。但是，由于公路坑洼不平，坡大弯多，交通不便，公司的司机们都不太乐意摊上拉矿的活。偶尔遇上一位胆大的司机开车来拉矿时，村民们又七争八吵，打架的，炸公路的什么都有，宝藏变成金钱。

经销矿石的可观收益，刺激着李光明这个一向老实巴脚的山野乡民的发财欲望，启蒙着他那布满沙尘和酸疼的心。为了改变命运这个魔方，他背着一袋重晶石矿石，要到省城贵阳去寻找出路了。

商品经济的社会，是一个信息和效能的社会。这个社会，不仅需要气魄，更加需要文化知识。一个识字不多信息闭塞的山里人，突然要想改变自己生命史上的价值趋向，下决心从“泥腿子”转而搞经销，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又是一种痛苦的选择。当他坐在重庆开往贵阳的列车上，那火车轮子与铁轨摩擦发出的隆隆之声，那从车窗刮进来的凉意沁沁之风，仿佛都在向他发问：李光明啊，你想当商人吗？商品交换那庞杂无序现象后面的有序规律，尤其是中国某些商品行业半官半民



的网络关系及其运行机制，是你能够认得清楚摸到门路的吗？

的确，商品大潮中的每一朵浪花，都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某些看上去很普通很平凡的交易关系，实质上都概括和凝聚着人财物之间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和宗教文化信仰的系统意识及其相关边缘的广阔内涵。要想在它宏大的殿堂里自由穿梭，从那色彩缤纷的天空里摘取一片云霞，谈何容易。虔诚的李光明背着矿石样品在贵阳街头的大街小巷，转了一遍又一遍，来了一回又一回，除了败兴而归，就是气愤而急躁相随。

山外世界的严峻现实，发财欲望的强心催促，逼迫李光明开始去探索那些他不曾思虑过的问题。几经周折，他通过一个家族中的叔叔认识了盘县来的一位姓王的人，通过姓王的介绍，又认识了一位姓曹的，再通过姓曹的介绍了姓陈的经理。

这次，李光明就是专门来找陈经理的。谁知十天过去，还没见着陈经理的影子。当然，十天时间，在宇宙时空的长河里，只是一小节不起眼的线段，可在李光明的心理，却觉得这十天是那样漫长，比他三十多年走过的所有山路还要长。

俗话说，只要心诚，石头都会开花。第十一天上午，李光明终于见到了陈经理，并得到了“同意下月进一百吨”的批文，拿着这纸批文，李光明这个刚强汉子的心，顿时剧烈地颤动起来。他那自懂事以来，不曾为艰难的生活流过一滴泪的眼睛，此刻，不知怎么也渐渐地湿润了，豆大的泪珠挂在那黄黑的脸上。

就这样，李光明在六屯当上了推销矿石的推销员，向现代商品文明迈出了第一步。